

文与情



山东大学中文系编

WEN YU QING

文 与 情

(研究资料)

山东大学中文系

前 言

文学与感情，是古今中外历来所探讨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文艺界和文学研究工作者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为了纪念我校建校五十五周年，配合校庆科学讨论会对文学与感情问题进行讨论，我们根据古今中外的有关论著，从中选出了八十九篇，编印成册，题名为《文与情》。全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中国古代作家的论述，以及个别研究这方面的文章，计22篇；第二部分为外国作家论文与情，以及个别研究文章，计15篇；第三部分为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工作者的文章，主要是五四以来到十年浩劫前的，计31篇；第四部分为粉碎“四人帮”以后发表的，计21篇。全书约三十余万字。

我们采取这种分类方法，目的在于使眉目清楚些，并可以从中看出这方面文艺思潮的变化与发展。在第三部分中，特别是在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前期，报刊上曾经有两次规模较大的讨论，发表了大量文章，限于篇幅，只能选取其中的一部分。这些文章中，有些作者的观点今天可能有变化，但为了尊重历史，我们仍保持原样。

由于时间仓促，以及我们水平的限制，这本《文与情》的选编难免有疏漏之处，欢迎大家指正。

本资料由史若平同志主编，苗同圃、刘卓平、华滇珂同志参加编辑工作。

目 录

前言

(一)

毛诗序.....	(1)
文赋..... [晋] 陆机	(2)
陆机《文赋》“缘情綺靡”说的意义.....周汝昌	(4)
文心雕龙情采..... [梁] 刘勰	(23)
释《情采篇》情志说.....王元化	(25)
与元九书..... [唐] 白居易	(30)
二南密旨..... [唐] 贾岛	(31)
南齐书目录序..... [宋] 曾巩	(32)
伊川击壤集序..... [宋] 邹雍	(33)
《牡丹亭》题词..... [明] 汤显祖	(34)
四溟诗话..... [明] 谢榛	(35)
薑斋诗话卷二夕堂永日绪论..... [清] 王夫之	(36)
閒情偶寄..... [清] 李渔	(38)
答戴园论诗书..... [清] 袁枚	(40)
论文偶记..... [清] 刘大櫆	(42)
人间词话.....王国维	(42)
晚明文学理论中的“情真”说.....杨天石	(43)
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牟世金	(56)

论赋、比、兴·····	胡念貽	(68)
说“兴象”——兼谈“赋、比、兴”·····	林东海	(76)
略谈古典抒情诗中的写情和写景·····	李岳南	(87)
理在情中·····	蒋和森	(96)

(二)

艺术论·····	[苏] 普列汉诺夫	(105)
艺术与社会生活·····	[苏] 普列汉诺夫	(105)
给布拉洛夫斯基·····	[苏] 高尔基	(106)
诗学·····	[希腊] 亚里斯多德	(107)
略谈丘切夫的诗·····	[俄] 屠格涅夫	(108)
艺术的特征·····	[苏] 伊凡诺夫	(109)
论艺术形象的若干特点和艺术性的概念 ·····	[苏] 沙莫塔	(113)
艺术思维的特点及其客观决定性·····	[苏] 布罗夫	(115)
海涅——思想家·····	[苏] 卢那察尔斯基	(121)
文学是政治武器·····	[苏] 卢那察尔斯基	(122)
《抒情歌谣集》序言·····	[英] 渥兹渥斯	(123)
《英国文学史》序言·····	[法] 泰纳	(125)
论诗·····	[法] 史达尔	(126)
论创造性的想象·····	[法] 李博	(128)
感染越深，艺术则越优秀·····	郎保东	(131)

(三)

鲁迅论文艺与感情·····	(136)
---------------	---------

艺术的评价·····	郭沫若	(137)
革命与文学·····	郭沫若	(140)
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	周扬	(141)
诗与感情·····	艾青	(142)
有景有情·····	王朝闻	(147)
诗言志·····	朱自清	(148)
关于感情规律的几个问题·····	王启康	(149)
漫谈抒情诗的几个问题·····	田新	(171)
谈写爱情的诗中存在的问题·····	沙鸥	(182)
关于情诗问题的讨论·····	石丁巨等	(204)
论人情·····	陈梦家	(209)
关于“最美好的感情”·····	冬生	(212)
谈“情”·····	曾平晖	(214)
表现什么样的感情·····	林如稷 尹在勤	(217)
“情”和“景”·····	武平	(224)
感情篇·····	梅林	(229)
情和理·····	郑通豪	(233)
“真挚感情”不是批评标准·····	贾文昭	(236)
论人情·····	巴人	(240)
“人情论”还是人性论? ·····	张学新	(245)
论人情与人性·····	王淑明	(256)
驳“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	李希凡	(265)
巴人的“人情味”的本色·····	李霁野	(282)
史学与美学·····	周谷城	(289)
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	周谷城	(306)

表现主义与反映论两种艺术观的基本分歧……朱光潜	(320)
艺术创作和欣赏中情与理的辩证关系……毛 军	(330)
感情篇……兰 翎	(344)
评周谷诚的情感唯一论……李 尧	(358)
周谷诚“真实感情”说的真实面目……胡啸等	(374)

(四)

要敢于抒无产阶级之情……蒋国忠	(391)
形象思维再续谈……李泽厚	(396)
评《形象思维再续谈》……何洛等	(406)
美、美感、艺术美，不同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克地等	(412)
感情——艺术力量的所在……白石等	(427)
艺术就是感情……杜墨华	(432)
文艺作品要以情动人……钟 隆	(439)
漫话“创作须情感”……姜东斌	(448)
创作，需要感情……王峻峰	(451)
现代散文六十家札记（一）……林 非	(455)
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和感情……王元化	(456)
该哭就哭，该笑就笑……刘心武	(460)
作品要有革命的人情味……贺光鑫等	(466)
要有人情味……盛祖宏	(470)
发乎情，止乎礼义……郑祖杰	(473)
生活·激情·创造性……陈丹晨	(479)
说“情”……刘静生等	(483)

论鲁迅小说的抒情艺术·····	田本相 (487)
诗和感情·····	贾文昭等 (495)
漫话诗的感情表现·····	阿 红 (511)
谈文艺作品写爱情·····	张德华 (516)

(一)

毛 诗 序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

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

摘自《中国历代文论选》

文 赋

（晋）陆机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原作逐，据李善注本改）。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尔。

佇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

.....

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匠，在有无而倂侔，当浅深而不让。虽离方而遯员，期穷形而尽相。故夫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贵当，言

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原作爆，据李善注本改，）而譔诔。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

.....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馥馥，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览营魂以探赜，顿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勦。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也。

.....

摘自《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

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

周汝昌

晋代陆机的《文赋》，是我国文艺理论批评史上的一篇极为重要的作品，而《文赋》中的重要论点，应当首先数到“缘情绮靡”一说。

可是，“缘情绮靡”四个字的确解到底如何？看上去，似乎不复杂；稍一追求，则问题就很多了。大约从唐代开始，人们对这四个字就有了误会、错解。这种误会、错解，在诗坛上起了不小的坏影响，因而也影响了大家对陆机文艺理论的评价。

这种状况，如果不设法澄清一下，而任其以讹传讹、将错就错，则会关系到我国诗歌史上的许多关键问题，都将随之而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这是一件异常重要的事情。

本文打算尝试探讨一下，如果能够先把“缘情绮靡”的确义摸索到了，然后再谈其它的问题，那才不致郢书燕说。

下面试分为“缘情”、“绮靡”和“缘情体物”三部分来说明这些词句的意义和关系。

先谈“缘情”。大约由于这两个字一向最受人注意，人

们对它的理解、体会最为多样，误会、歪曲也就最为严重。现在打算拿清代有代表性的朱彝尊一人作例子，先来看一下情况。

朱彝尊对这个问题，一时说：

缘情以为诗。诗云所由作，其情之不容已者乎！夫其感春而思，遇秋而悲，蕴于中者深，斯出之也善。……情之挚者，诗未有不工者也。……为诗未有无情之言可以传后者也。（钱舍人诗序》，见《曝书亭集》卷三七。）

这分明是以“情”为指感情，而强调“唯情说”“感情真挚论”的。亦即诗家常说的“诚于中，形于外”，“情信而辞巧”之义。

可是他一时又说：

且夫诗也者，缘情以为言，而可通之于政者也。

（《忆雪楼诗集序》，见同书卷三九。）

这似乎又要调和“缘情”于“言志”之间。或者说：这样的“缘情”，竟是与“言志”殊途同归了。关于这个问题，朱自清先生在他的《诗言志辨·教诗明志》篇中所论最备，这里不再详说。要紧一句：这样的“情”，已有接近于“志”——朱先生所谓“政教”的“怀抱”——的倾向了。

可作旁证附参的，可举专主“寄托”的常州词派开山张惠言，他论词曾说：

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

——《词选》

也正是把“缘情”实际理解为“言志”的例子，和朱氏此处

所说相合。

但朱氏一时却又说：

《书》曰：“诗言志”，《记》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古之君子，其欢愉悲愤之思，感于中，发之为诗，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皆诗之不可已者也。……后之君子诵之，世治之汙隆，政事之得失，皆可考见。故不学者比之墙面，学者斯授之以政，使于四方：盖《诗》之教如此。魏晉而下，指诗为“缘情”之作，专以“綺靡”为事，一出乎闺房儿女子之思，……恶在其为诗也？！（《与高念祖论诗书》，见《曝书亭集》卷三一。）

奇怪，这竟又是把“缘情”和“言志”极端对立起来了！

看来，朱彝尊对“缘情”这个词，自己也很伤脑筋，根本搞不清倒是怎么回事，因此三说而三异其词。特别是最后一例，索性把这里的“情”缩小而为“闺房儿女子”之情，这竟和后来的风流名士袁枚所说愿效白傅、樊川，不肯删掉自己的“缘情”诗、而有“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的话①，简直是一鼻孔出气的。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议：“那么，他所谓‘缘情诗’，只是男女私情之作，这显然是曲解了陆机原语。”②

由于这班人的误解、歪曲及其影响所被，加上对“綺靡”一词的更大的错会（说详下节），再看到六朝时代南方民歌小诗中的许多情歌和士大夫的“艳体”，于是就有人指

①《答戴园论诗书》，见《小仓山房文集》卷三〇。

②《诗言志辨·作诗言志》篇。

責陆机，说他是纯艺术论的、唯美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倡导者，似乎要他负全部诗歌史上的坏影响的重大責任。

假如不幸而有人再来把“缘情綺靡”解释成为“恣纵其情欲而一味淫词艳语”的意思，那就可以是“无所不至”

“愈来愈不堪”的局面了。——然则陆机又要负“色情诗词”“黄色韻语”的責任了！

这好象有些推演过甚其词。不过也可参看《文选》中《赋》的分类里面第“癸”类是“情”赋，而所列四篇就是：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和曹子建的《洛神赋》。到清代大文评家纪昀，果真就说出：陆机的这一句话，流毒之至，“其究乃至于绘画横陈（赤裸裸地描写色情肉欲。）”①

可见我上文绝非过虑。

当然，我们不会象他们混淆爱情和色情。但无论如何，“情”这个字眼，意义复杂，易滋误解，已是十分显然，而且来源也很古老了。朱、袁、纪一类的歪解，难保不余风犹在。先提出来，对寻求正解，是有无限好处的。

所以问题落在：陆机本意的“情”，究竟是确指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要从《文赋》本身去分析研究，也要从陆机的其它作品中去参互印证。据今所知，他一共有三次用了“缘情”这个词意。这就对我们非常有用处。

一次是在《叹逝赋》中，他说：

顾旧要（平声）于遗存，得十一于千百：乐随心其

①《雪林詩鈔序》，見《紀文达公文集》卷九。

如忘（平声），哀缘情而来宅。

隤，落也，就是“离去”义。

一次是在《思归赋》，他也说：

彼离思之在人，恒戚戚而无欢；悲缘情以自诱，忧触物而生端。

再有，就是主题《文赋》了，原文是：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

仅仅这样一列举，则陆机本意之与“言志”、与“闲情”“艳情”“色情”并无干涉，就已不待烦言而自明了。

按陆机本意，“缘情”的情，显然是指感情，旧来所谓“七情”。《文赋》说：“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平声）。”以乐、哀包举“七情”而言，可见这“情”也并非象有些人所理解的，只限于消极哀伤一个方向。

再仔细分疏起来，陆机的“情”似是泛指感情的“性能”或“状态”，即古人所谓“性”或“心”。

第一例里，“心”和“情”对文互义：说欢乐好象已经离开了“心”而不再出现；只有哀伤缘附于“情”而居留不去。这个“心”，好象是指我所谓的“感情的性能”。而“情”则似乎可与“心”同义，也可以是指“心情”“心境”，即我所谓的“感情的状态”。

在第二例里，“悲缘情以自诱”一句，如承上文而看，也象是指业已形成的某种“心境”，说：“对于本已戚戚无欢的人来说，悲端自然就缘诱相生了。”如此，“自”似是

自然而然的意思。但如对下句而看，“悲”“忧”一方面是由“情”而单方导发，一方面又是触“物”而兼相诱生，“情”，内心之义；“物”，外物之义。如此，“自”又似乎是“自身”的意思；而“情”对“物”言，也就更富有“性”的意味，即我所谓的“感情的性能”了。

“情”和“物”的屡次对举，表明了陆机之深知并重视二者的关系。“缘情——体物”“缘情——触物”二例之外，还有一例：“情瞳眬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①这里，是“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的结果，所以该是作者将感受通过思维、想象等整理过程以后所达到的境界，“情”而能益鲜，“物”而能愈进，似乎“物”已由印象而成为形象，“情”已由情绪而成为“情思”了。

以上所说，或不尽得情实，乃至很谬。但有一个事实已然明确了：陆机之所谓“情”，绝对不是“风情”“闲情”“色情”的情。

要想较全面地明了陆机的“缘情”的本意，有必要考虑到上举的这些例证，都作出更好的分析，彻底廓清那些历史久远的误会曲解，才有可能摸到陆机真正意旨之所在。

二

“缘情”已略如上说。“绮靡”二字，看上去总该比“缘情”好懂多了，问题应该不大。实则又殊不然。不仅并不好懂，而且历来的误解竟然更为严重。

①《文赋》。